



大河湾

硕果  
菩提花 作

诗词苑

大河赋

赵战生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

宇宙浩渺，天地苍茫。大河宛若黄龙昂首，横空出世，自天而降。游走草原，迂回大漠，怀抱山岗。壶口难锁身，龙门轻摆尾，万里任纵横，东归笑汪洋。

母亲河哺乳，芸芸苍生幸，耕耘饶畎亩，稼穡循时令。孔孟传诗书，莘莘学子诵，明礼行大道，中华文明兴。泱泱五千年，尧天舜日红，代有擎旗者，殚乱肇大同。

北京千古事，大桥看分明。卢沟桥上狮，神凝紫禁城。恪守守锁钥，矩阵壮军容。何曾想，暴风骤雨频来袭，王朝走马易龙旗。江河日下，积弱积贫，国祚不存，危在旦夕。实可恨，小小弹丸国，悍然玩战火，觊觎生野心，侵我神州地。

“九一八”大难，东北首沦陷，华北继失守，京城人惶乱，卢沟冒狼烟。委座苦无计，搔首摩秃斑，顿足暴粗口，邪火向上窜。下令不抵抗，翻脸打内战。清清延河水，巍巍宝塔山，抗日举红旗，希望在延安。东渡战太行，首捷平型关。

国仇大如天，家恨以牙还。母亲河发怒，咆哮一声吼：中华神圣地，岂容走野

兽！保卫黄河，保卫长江，保卫全中国，四亿儿女听母唤，披坚执锐战凶顽。艰苦卓绝十四秋，收复失地驱寇寇。裕仁惊悸下降书，残兵败将难遮羞。

红日出东方，神州喜若狂，歌舞庆升平，大河披新装。羊筏漂渡成旧事，大桥天堑任徜徉。刘家峡、青铜峡、三门峡，明珠连成串，调水输新光。欲观惊世迹，打卡小浪底。泥龙无踪影，“悬河”剩记忆。“花园”红烂漫，林茂百鸟喧。盛世中原兴，豫民齐呼“中”。

“小浪”迎西子，涟漪绽笑容。夹岸桃夭夭，绿洲柳青青。农舍炊袅袅，碧波荡轻舟。夜来不寂寞，渔火似繁星。一曲水谣，吹笛到天明。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此景非独“大明”有，“小浪”堪与竞风流。

敢问母亲河，老家在哪端？九曲十八弯，探源奔远山。青藏唐古拉，玉树生清泉。融融一家亲，三江喜同源。雪峰接白云，红花缀草甸；藏羚跳圆舞，牦牛诵经幡。天路穿云过，吉祥溢家园。斟满青稞酒，哈达捧胸前。采束格桑花，感谢党温暖。

游子万里域外行，慈母殷殷细叮咛：他乡虽好终是客，韶华逝去老将何？芸黄莫忘根何在，温暖最数母亲河。

诗笑

表白

李海红

如瀑长发  
那是隐秘的森林  
一双明眸  
分明波光闪耀的深潭  
你安静的样子  
好似春天刚醒的山野

我探险的心是小溪  
怯怯地淌过你身旁

进一步会迷失  
退一步又被牵拽  
就这样远远地望着  
看你鬓发插上了鲜花  
周围开始蜂飞蝶舞

直到今夜  
冲破云层的月光如闪电  
照亮你迷人的脸庞  
涨水的小溪涌动着  
漫过了堤岸

小说

袁省梅

工地上的人都叫老刘大师傅。

大师傅，本是个平常的称呼，工地上老老小小的人喊起老刘来，却含了满满的敬畏和巴结。当然了，谁都能掂出这漾在脸上的敬畏和巴结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虚情假意，说白了，大家的真心也好假意也罢，不过是奔着老刘手里的勺子去的。

老刘是工地食堂的厨子，工人们不敢得罪他，其实是不敢得罪他手上的勺子。

食堂一天三顿饭，每顿都有三两个菜，有时是两个热菜一个凉菜，热菜呢就是一荤一素，辣椒炒肉丝、西葫芦炒鸡蛋、南瓜炖土豆、豆角烧茄子、白菜炖粉条子……凉菜多数时候是素菜，豆芽拌粉条、凉拌土豆丝、凉拌黄瓜。要是多个肉菜，比如鸡丝粉条、猪头肉拌黄瓜、瘦肉拌豆角……或者是多个卤鸡腿，那必定是过节了。比如端午节，中秋节，这些个大节日才会改善一下。工地上没有轻省的活儿，和水泥、砌砖、筛沙子、搬钢筋……哪一项不是要用一把力气能干得了的。要有一把力气，就得有个好饭量得吃好吃。想想，一个挑肥拣瘦、只吃菜不吃馒头米饭的人，在工地上能干多久呢？老刘是工地食堂班长，发饭的勺子不管有几把，都被老刘一个人把持着。食堂里还有三个人，老刘从不让他们给工人们打饭。这下好了，勺子在老刘手上，他的手腕上这样一使力，勺子里就有了两三片肉，那样一使力，你就只能看见肉了。看见还不如看不见，闹心啊。偏偏的，那肉片就像鱼一样，还要在你眼前搔首弄姿一下，才扬长而去没了踪影，又跌落到了盆子里，你的饭盒里连个肉渣渣也没有。

这有什么办法？谁叫你得罪老刘呢？

没有啊，我啥时候得罪老刘，刘大师傅？  
你敢说没有？被问的人倏地把嘴闭得紧紧的——再争辩几句，勺里的那两块豆腐也要溜走的。

老刘知道工友们私下里对他有长长短短的意见和说法，一口锅里吃饭，总会有稠有稀，众口难调，是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。有时恰好让他听见了，就哈哈大笑，手里的长把黑铁勺把盛菜的大铝盆边沿敲得咣咣响，下巴点着说话的人，骂他胡说啥呢，他说：“要说我这勺子长了眼，也是只认个碗，不认个人，大碗小碗都是碗，不偏不向。再说了，都是受苦人，饭勺子不能欺负受苦人。”

可是最近，老刘想把手里的勺子偏向于老李。

老刘一直等老李求他，多舀上两块肉啊，冰箱的饺子煮点吃吧，或者是，要一棵葱几瓣蒜就饭。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吃饭，尤其是吃饺子吃面条，离不了大蒜。有句话怎么说的呢？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所以，吃面条的时候，不管是刀削面蛋炒面还是汤汤水水的臊子面南瓜面，工人们常央求他拿几瓣蒜。老刘想

守护

老李求他时，他就可以趁机给老李说个事。啥事呢？把在工地上收拾的几块板子运出去。也不是什么好板子，瓷砖的包装板，散放在太阳下，很大一堆。老李有时来打饭，有时不来。老李是工地上的门卫兼保安。谁要是捡到几块废铁，拾了一些废钢筋，想拿出去卖钱，得出了工地的门，得过了老李这一关。老李眼一闭，手一挥，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话说回来，老李的手不抬，不开门，你休想从工地上运出去一根柴。所以，大家对老李跟老刘一样，也恭敬，也惧怕，常常的，挂着点谄媚。

然而，老刘不知道老李的房里有电磁炉有锅碗，不到食堂打饭的时候，老李就自己在门房煮挂面。老李寡言少语，又长了一张黑脸，从早到晚地站在大门边，工人们都说，老李比门神还门神。老刘心想，他就是阎王爷，也要给拿下。可偏偏的，这个老李就是来打饭，也不会跟老刘多说一句话。饭缸子往菜盆前一伸，盆里的凉菜热菜，他的眉眼抬也不抬一下，就是老刘，他也不抬一下眉眼去看，老刘手里的勺子呢，他更是不溜一眼，完全就是一副你爱打什么打什么的样子。这下，老刘是一点辙也没了，内心呢，有点失落，还有点气不过。

——有什么了不起呢，你个老李！

连着好几天了，老刘勺子下总是压着几块红烧肉，等着老李来打饭。他想，你不跟我套近乎，我跟你套。他是急得想把那几块板子运出去。这天，工人的早饭都吃完了，锅里的菜眼看着见底了，也没等见老李。老刘横下心来不等老李了，心想碰见了再说，万一自己运气好还碰不到这黑门神呢。老刘趁着半上午要出去买菜、其他人都在工地上忙时，挑了几块板子装到三轮车上向大门口骑去。

巧巧的，老李这个黑脸门神就在门口杵着。

老李往三轮车上看了一眼，扬着下巴，斜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咋回事啊老刘？出去买菜还要带几块板子？”

老刘忙堆起一脸的笑容道：“嗨，你瞅瞅你瞅瞅，也不是啥好板子，都是工地上不要准备扔到垃圾堆里的。”说着话，就赶紧赶着从兜里掏摸烟给老李递。

老李却把他的手挡了回去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看着可是好好的板子啊。”

老刘悻悻地把烟盒塞兜里，脸上不由得硬了一层，嘴上却尽力地还在讨好：“哎哟哟，这是啥好板子啊，你瞅那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，日晒雨淋的，没人收拾，也是个烂。你说吧？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烂在工地上也是工地的，对不对？”老李黑着一副眉眼，手里把大门钥匙摔打得哗啦啦响，站在车边就是不给老刘开门不让老刘走。

老刘是没想到老李这个黑门神真严苛，可想到有求于他，也只好把一口气闷在心里，愤愤地哼了声，终不敢大声对抗，故作轻松地跟老李玩笑道：“咱这不是心疼这些板子嘛，你说真要

是烂了，多可惜。就像咱食堂里的饭菜，几十号人的饭菜，不可能做到刚刚好，你说对吧？有时剩下三碗两碗的饭啦菜啦，我就把那些个饭量大的人叫回来吃了。咱工地上哪个的饭量大哪个爱吃个啥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虽说这么个工地倒个三碗两碗的饭菜也不打紧，你说对吧？可是咱看不过眼啊，咱心疼啊，你说对不？”

老李手里的钥匙倏忽没了声音，他哼了哼，话头上就有点软和了，问老刘要这么些板子干啥？是不是换烟吃？

“你啥时候见过我吃烟了？”老刘黑油的手指把光头搔得哗哗响，嗯哼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是给老乡的，老乡想给屋里搭个床铺，给儿子住，她儿子要来城里上学。”

老李问：“女的？相好的？”老刘黑红的脸倏地紫黑了，嘿嘿笑，不好意思地拧着脖子，黑油的手指头又在光头上哗哗地搔，说：“哪是呀？这话可不能胡说，就是能说得来，发脾气吧，常打交道，看她也不容易，为了挣俩钱，把自己当男人使了。”

老刘想把板子送给喜玲。喜玲在菜市场摆个菜摊。老刘就是买菜时认识喜玲的。

老李也认识老刘说的喜玲，她来工地送过菜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长相一般，看着倒是端正、顺眼，开朗得很，还爱笑，一笑，就咯咯咯地跟玻璃球在石板上蹦一样清脆。来了，就叫他大哥，给他放下几个苹果，或者是一把红枣。有一次，还送给他一双十字绣鞋垫，说是后半晌菜摊上没事时绣的。老李把鞋垫压在床单下一直没舍得用。真是个好女人。老李是万万没想到老刘跟喜玲好上了。他抬眼把老刘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，讪讪地，有点落寞，也有点羡慕，心头上怪怪的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就默默地开了门，挥挥手，叫老刘走。看着老刘吭吭哧哧地蹬着三轮车出了大门，他才喊了句：“不要欺负人家。”老李还想说喜玲是个好女人，扁扁嘴，没说出来。

老刘停下来，扭过头冲着老李嘿嘿笑道：“咋会呢？咋会呢？你看咱是那种欺负人的人？”说完，突然觉出来老李的话里有话，再看老李时，老李却垂下了眼皮，扭身锁了大门，去工地了。不远处的工地上，筛灰的、运沙的、站在半空的脚手架上砌墙的，蚂蚁般不停歇地干着。搅拌机、传送带、切割机也轰轰隆隆地在忙。一刻不停。阳光静静地洒在工地上，灰的白的土尘在亮处跳，是又喧嚣，又让人觉得有着莫大的寂静。老刘看见老李晃着膀子，转过一堆沙子，又转过一堆青砖，就隐在了建筑后面看不见了。

老刘蹬着三轮车，心想老李这个人其实也不错。听见三轮车上的板子哐啷哐啷地响，他高兴地唱了起来：家乡话呀分外亲，家乡酒呀格外香……

老刘的歌声不婉转还有些跑调，他还在唱，好像是，内心有许多的快乐，必须要跟着这歌声活泼泼地飞扬起来。